

美国侦探大师 玛格丽特·杜鲁门 疑案小说第一辑

Margaret Truman

国会山疑案

MURDER ON
CAPITOL HILL

(美) 玛格丽特·杜鲁门 / 著

王帆 / 译

九洲图书出版社

美国侦探大师玛格丽特·杜鲁门疑案小说

第一辑

MURDER ON CAPITOL HILL

1

Margaret Truman

国会山疑案

(美) 玛格丽特·杜鲁门 / 著
王帆 / 译

九州图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玛格丽特·杜鲁门系列疑案小说集 第1辑/(美)杜鲁门著;
周晖等译 —北京:九州图书出版社,2000.1
ISBN 7-80114-484-8

I.玛… II.①杜… ②周… III.中篇小说-作品集-美国-现代 IV.17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1999) 第 75883 号

版权合同登记号:图字:01-1999-3771 号

Murder on Capitol Hill
Copyright © 1981 by Margaret Truman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 2000 by Jiuzhou Book Publishing House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Baror International Inc.
All rights reserved

版权所有 不准翻印

玛格丽特·杜鲁门疑案小说集(第1辑) 1 国会山疑案

出版: 九州图书出版社
北京市车公庄大街6号
邮编:100044 电话:68366742
印刷: 九州财鑫印刷厂
经销: 全国新华书店
开本: 850×1168mm 1/32
印张: 8.5
字数: 180千字
版次: 2000年1月第1版 第1次印刷
印数: 1—5000册
书号: ISBN 7-80114-484-8/I·84
定价: (四册) 66.00元

第 1 章

这是他最心爱的工具。

一磅多一些。重量大部分集中在雕刻精美的象牙刀把上。从刀柄到刀尖一共六英寸长。

前天他刚刚用钢棉擦拭过锋刃，这是他擦拭时常要用到的东西。他为自己的工具骄傲，认为它们就像手术刀一样精密。他知道，没有它们，他就不会成为这一行中的顶尖高手。

他退后几步，端详着自己的作品，强壮的大手里拿着他最心爱的冰锥。他不是那种人们心目中的雕刻家。身上没有丝毫艺术气息。肩宽体壮，典型的北欧人形象。他硕大的头颅几乎已经掉光了头发，只剩下四周一圈金中夹灰的软发，和头顶蓬乱冲天的一撮。

就差一点儿了，他心中自语。他手中掂量着冰锥向前走去，然后在冰雕的右侧敲琢起来。每当冰锥准确地击在正确的部位，他总是抑制不住心中的那份喜悦。他可以在几秒钟内用冰锥敲掉一块坚冰，也可以像现在这样，轻柔灵巧地雕琢一个角

落，使凝固的水变成他所希望的样子。

再退后几步看看。很好，他心中说道。只差一个地方了。

“看上去不错。”饭店的一个雇员在他身后说道。这声音使他吃了一惊。他猛一回头，却感到冰锥刺破了左手的拇指。

“他妈的！”他看着自己的手骂道。伤口并不严重，只是皮肤上的一个小眼，一滴小小的血珠正从里面渗出。

“真对不起！”饭店的雇员说道。

冰雕艺术家笑着摇了摇头。“我已经很多年没有弄伤过自己了。”他把冰锥放到桌上。刀尖上还挂着他的那滴血。“反正我已经干完了，”他一边吮着手上的伤口，一边开始收拾自己的工具袋，“就像外科医生的工具包。”他经常这样形容自己的工具袋。

他最后看了一眼自己的作品，然后转身走出了宽敞的宴会厅。

“他忘了拿他的冰锥，”一个雇员对一个刚刚从厨房出来的同事说道，“不过不奇怪。他弄伤了自己。”

那年轻的同事低头看看冰锥，微笑着说道：“幸好他没有扎错地方。那东西完全可以杀人。”

第 2 章

科尔·卡德威尔参议员在中午十二点整走进了参议院的餐厅。他愿意早点儿来吃午餐,因为这意味着他最喜欢的座位还空着。这个座位处在一个、安静的角落,坐在这儿,可以把进来或出去的人看得清清楚楚。他本来可以像其他人那样,命令餐厅为他专门保留这个座位,而不论他什么时候来到。但他没有这样做,这使得餐厅的服务人员和管理人员都对他很有好感。作为参议院多数党领袖和参议院拨款委员会主席,他并不是对这些头衔带来的种种好处无动于衷。不,他和他的同事一样非常愿意享受这些特权。但他喜欢得到那些为他服务的人的好感,特别是在餐厅里。有时,他猜想这大概和他在弗吉尼亚大学法学院上学时,一直靠在餐馆打工赚取学费有关。

“科尔·卡德威尔参议员,”餐厅副经理招呼道,“你今天看上去精神好极了。”

“谢谢,查尔斯,我感觉好极了。不过,秋后天气第一次突然转热时,我总是这样。午餐吃什么?”

“今天是佛蒙特日，参议员先生。”

“是吗？那我是不是非得吃薄煎饼和枫糖不可了？”

查尔斯笑了。“当然不是，参议员。”他低头看了看手中的菜谱。“我们今天有牛肉布丁和烤鸡。”

卡德威尔向他通常坐的桌子走去，一边走一边嘟哝道：“我真不明白干吗要把每天都定为这个州日或那个州日。有豆子汤吗？”

“有，先生。你是一个人用餐吗？”

卡德威尔拉出一把椅子。“不，我儿子一会儿来。”

“好的，先生。还是您平时的菜？”

“是的，谢谢。”

他把腿在桌下放好，提了提一只滑下去的袜子，然后将雪白的亚麻餐巾铺在腿上。他注意到在他深蓝色的西装裤子上有一小块儿白斑，就用手将它掸去。人们都知道，科尔·卡德威尔是国会山上最讲究穿着的人。在当地一位记者的年度最佳穿着名单上，他总是年复一年地高居榜首。在弗吉尼亚读大学时，他买不起名牌服装，在那些衣着光鲜的同学当中，他总是自惭形秽。当他毕业后，并在法律界和政界成为一颗冉冉上升的明星后，衣着就成了他无时无刻不在关心的问题。

他朝另一个坐在角落里的参议员挥了挥手。那位参议员面前摆着一大盘冷虾。这是每天用飞机运来并储存在参议院的冰箱中的。除了虾之外，厨师长还为他准备了一道特别的汤，而且用西红柿、萝卜和黄瓜装点了那个大盘子。因为参议员先生自己提供大虾，所以他的午餐永远是免费的。地位——还有本州产的鱼虾——确实有着非同一般的好处。

查尔斯拿着一杯甜酒回来了——参议院的餐厅中午是不提

供烈酒的。“为你的健康干杯。”卡德威尔举起酒杯说道。

“为了红袜队，”查尔斯答道，“昨晚的比赛他们赢了。”

“我知道。我和我儿子去看了现场。精彩的比赛。”忽然他看见儿子站在门口，于是站起身招手把他叫到身边。

“比赛很精彩，是不是，爸爸？”

“确实很不错。今天上午你把约会定下来了吗？”

“定下来了。我想他会和我一起去。我本来可以叫另外一个客户的。”

他们坐下点了菜。参议员是豆子汤，儿子点的是烤鸡。当他们的开胃酒端上来后，卡德威尔问道：“有你哥哥的消息吗？”

儿子摇摇头，开始吃起沙拉来。父亲注视着他。两人长得很像，都是身材高挑、四肢修长，而且都有着浓密的头发，只是老科尔的头发已完全变成了银白色。两人都有着绿眼睛和鹰钩鼻。小科尔在教育上走的是父亲的路子，同样毕业于弗吉尼亚大学法学院。分别在纽约和华盛顿的两家著名律师事务所工作几年后，他建立了自己的事务所，而且越来越多地涉入了游说活动。他的客户中有三家工业贸易组织和一个致力于以政治手段进行社会变革的保守基金会。父子二人都明白参议员在国会中的崇高地位帮助儿子吸引了这些客户，但二人都很谨慎地避免过于公开地利用这一优势。

“跟我谈谈那位新客户的情况。”参议员说道。

“没什么可说的。代表美国钟表制造商的一个小贸易团体。他们希望对日本进行贸易限制，就是这些。”他脸上的笑充满了讽刺意味。“今天上午又发生了同样的事情。因为我的名字是小科尔·卡德威尔，所以他们都以为我是大儿子。怎么说他们也不太相信。我真不明白他们为什么总是问这个问题。”

父亲微笑着擦了擦嘴。他本是想给大儿子取名为小科尔的,但妻子坚持认为大儿子应该以她父亲的名字命名。老人叫马克·亚当,是一个富有、颇受尊重的弗吉尼亚农场主,其祖先可一直追溯到美国第三任总统杰弗逊。在这场争论中他让步了。于是大儿子的名字就成了马克·亚当·卡德威尔。几年之后,他们的第二个儿子出生,父亲的名字科尔就给了二儿子。

午餐的最后老卡德威尔点了朗姆饼。而儿子谢绝了甜点。“一会儿要见什么特殊的人吗?”父亲问道。

又是沉默地摇头表示否定。小卡德威尔憎恨父亲打探自己的社交生活。兄弟两个还都没有结婚,尽管小科尔的社交生活非常活跃。在这座充斥单身女人的城市,他是一个众人追逐的单身汉,而且人们经常能够看见他挽着一位漂亮的女士出现在晚会、半官方的宴会以及募捐会上。很奇怪的是,最希望他稳定下来、娶妻生子的倒是他的父亲。维罗尼卡·卡德威尔对她小儿子轻松、自由的社交生活似乎很是欣赏,而且常常嘲笑丈夫在这方面提出的抗议。

“后天晚上,你母亲要为我举行那个什么盛大的宴会,你是不是要带什么人来?”

“不知道,爸爸。我肯定是会去的。这还不够吗?”

参议员扫视了一下四周,看看是否有人听见了他儿子声音中的火药味道。他探过身去,“到底什么事使你这样?”

“没什么。我只不过想妈妈为你这么做真是了不起,而你却那样不尊重她。你应该感到高兴,她是那么爱你,把她的心都掏出来给了你——”

“我知道,我知道。”他打断了儿子的话。他一方面确实这样认为,一方面更急于改变谈话的激昂腔调。他知道儿子是正确

的。尽管他本人对艺术并无多大喜好和欣赏才能,但他仍在参议院的各个委员会中积极活动,以增加联邦政府对艺术活动的拨款。这些都很讨妻子的欢心。今年的财政拨款达到了历史最高水平,而且有一部分分到了卡德威尔表演艺术中心的名下。

如果科尔·卡德威尔的地位不是这么显赫,其正直、诚实的声誉不是这么稳固,人们可能就会产生疑心了。而实际上,他妻子生命中的至爱——那个艺术中心——只不过分到了其应得的那部分。中心是通过正常渠道申请资金的。为她和她的董事会鞍前马后奔波的是她的密友杰森·德弗朗斯。他们还在华盛顿的社交圈和艺术界中同时展开了一场私人的筹款活动,以补充联邦财政拨款的不足。总而言之,艺术中心的财政状况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最佳状态,而首先承认卡德威尔参议员在国会中的努力以及以他名义展开的筹款活动对此做出了极大贡献的就是维罗尼卡·卡德威尔。这也就是她为什么后天晚上要在参议院最大的餐厅为他举行盛大的宴会。参加宴会的有她在艺术中心的朋友、参议员的一些密友、他的家人,以及为了继续吸引公众的注意力而邀请的少数新闻界人士。

父子俩起身离开现在已很热闹的餐厅。一路上他们不时停下来,以便父亲与某个朋友打招呼,并介绍自己的儿子。终于,他们来到了走廊。

“现在你去哪儿?”父亲问道。

“回办公室,而且下午早些时候我和别人约了一起吃晚餐。”

“一个客户?”

“是的。”

“我要去参加委员会的一个会议,有两个问题要投票表决。下午还要去看医生。真希望你今晚有空。我知道你母亲一定希

望和你一起吃晚饭。她很久没有见到你了。”

“她要出去吃晚饭，然后去艺术中心。”

“噢，是这样。”

“我今天上午给她打过电话。”

“噢。”

他们走了几步。小科尔开口道：“爸爸……”

卡德威尔停下来看着儿子。

“他们仍然计划就宗教崇拜召开听证会吗？”

“很难说……麦克伦参议员似乎对此持反对意见——”

“你不能做些什么阻止它吗？”

卡德威尔扬了扬眉毛。“这并不是我关心的问题——”

儿子的脸拉长了，嘴也抿了起来。当他现出这副表情时，看上去就像他母亲难过或生气时的样子。而科尔·卡德威尔对两人脸上的这种表情总是深恶痛绝。儿子突然说道：“这是你关心的问题。这是我们大家关心的问题。”

“哪天一起吃晚饭时我们可以谈谈。现在我开会已经晚了。”

“你并不真的关心——”

卡德威尔向四周望去。儿子的嗓门又提高了。“我们回家再谈这事。这种事本来就应该在家里谈。好了，谢谢你能来。午饭吃得很愉快。”

“是的，我也是……过两天……在你的庆功晚会上见。”

父亲看了看儿子。这话里是真的带着讽刺，还是只是他想象出来的呢？

第 3 章

莉迪娅·詹姆斯很高兴演出终于结束了。她一直就不怎么喜欢海顿，尽管她也非常欣赏《伦敦》交响曲第一百零一号。

她的目光穿过坐了不到一半人的音乐厅，看到了这场独奏音乐会的发起人维罗尼卡·卡德威尔。她是参议院多数党领袖的妻子，也是莉迪娅的朋友。她的脸上清楚地写着今晚给她带来的欢乐。维罗尼卡对弦乐四重奏情有独钟。

“好啊，”维罗尼卡起身鼓掌并大声喝彩。四重奏的成员起身鞠躬致谢。他们刚刚演奏完的是海顿的《剃刀》四重奏——作曲家把这支曲子给了一个英国人，以换取一把崭新的剃刀。坐在莉迪娅身边的男人叹了口气，抚摸着自已的喉结，“发生在海顿身上最美妙的事就是他遇到了莫扎特。从那以后，他的所有作品都有了进步。”

莉迪娅微笑着，把手放在了克拉伦斯·福斯特西斯的胳膊上。在她放弃早年的音乐梦想、转而从事她极其擅长的法律事业前，他曾是她最后的一位钢琴教师。当然，两人的关系远不止

这些。过去,莉迪娅曾抱怨他对她过于严厉,以至打击了她的自信心,但后来,她不得不承认这种严厉、苛刻的教学方法使她成为了一个出色的律师,而不是一个蹩脚的钢琴师。

稀稀落落的听众站起身,鱼贯向大厅走去。福斯特西斯说声对不起,向卫生间走去。莉迪娅目送他穿着一件粗毛花呢西装、有棱有角的瘦高身影消失在人群中。一个英俊、自信的男人,她想道。不用否认,她被他深深吸引着——

“莉迪娅……”

她转身看到了维罗尼卡·卡德威尔。

“噢,你好,维罗尼卡。我很喜欢这场音乐会。”

“我也很喜欢。每次我听海顿的作品,都越发感觉到和那个可怕女人的婚姻给他带来了多大痛苦……你看上去真漂亮。”

“谢谢。”莉迪娅很感谢这句恭维。她这天的自我感觉并不好。办公室的工作很忙,在福斯特西斯开车来接她时,她只有时间梳梳头发、换一套米黄色的亚麻套装。

“科尔来了吗?”莉迪娅问道。她是指维罗尼卡的丈夫、参议院多数党领袖。如果他在这儿,她会感到吃惊的。科尔·卡德威尔并不是一个去听音乐会的人,虽然他尽职尽责地支持妻子的艺术活动和那个以他名字命名的艺术中心。

维罗尼卡向大厅另一端的什么人挥了挥手,然后说道:“没有,他去看什么比赛了……棒球、橄榄球,我不太清楚。”

“准备好了?”福斯特西斯挤出人群来到她身边。

“我想是的。”

“很好。我们路上可以去喝一杯白兰地。海顿实在是枯燥,我已经听得口渴了。”

“对牛弹琴,不过好吧……晚安,维罗尼卡。”莉迪娅告别道。



但在他们离开之前,杰森·德弗朗斯走了过来。他穿着一件绿色的天鹅绒上衣,白色的衬衫上系着一条宽宽的领带。下身穿着一条皱巴巴的灰色长裤,脚上是一双棕色的皮鞋。莉迪娅对杰森从来没有什么好感。太……不过在华盛顿所谓的艺术社团里喜欢他的人大有人在,因为他是一个能做实事的人。也就是说他能为艺术筹集到金钱,而这一点是维罗尼卡·卡德威尔所特别欣赏的。而且对有些人来说,杰森聪明、社交圈子广泛。福斯特西斯有一次曾戏称他为未登记的院外活动团成员——他的原话其实是“未登记的妓女”。福斯特西斯是一个爱憎分明的人。

“你好,杰森,”她这时说道,“你看上去……不错。”

对方的眉头皱了起来。“说实话,我感觉一直不怎么好,莉迪娅。我怀疑自己是癌症晚期了。”

“你这么说我很难过,”她板着脸说道。杰森把手伸给福斯特西斯,后者在与他握手前似乎先检查了一下这只手,“我们走吧。”他对莉迪娅说道。

她点点头。“希望能很快再次见到你。带我向科尔问好。”

“如果看见他,我会告诉他的。做一个美国参议员的妻子可不是一个玫瑰花床,连牵牛花床也不是……顺便问一下,莉迪娅,你会来参加科尔的庆功宴会吧?”

“当然。”

“你也来吗,克拉伦斯?”

“我不会错过的。”除非他能找到一个借口。而对这一点他很怀疑。

莉迪娅和克拉伦斯来到了麦迪逊饭店的一个酒吧,并各自要了一杯白兰地。酒吧里几乎空无一人。他们坐在角落里的一

张桌子旁，慢慢地品尝着。

莉迪娅打破了短暂的沉默。“今晚我为维罗尼卡感到难过，克拉伦斯。”

“为什么？”

“不知道。我很喜欢她，一直都很喜欢。尽管她有钱，有显赫的婚姻和事业上的成功，但她经历了那么多的磨难。我总是从她的身上察觉到一丝伤感。”

“我想……但我觉得没必要对这件事这么激动。”

她原谅他这一点。他表面粗糙、玩世不恭，其实却是一个热情、充满爱心、意志坚强的人。但他对那些愚蠢、自以为是的笨蛋却缺乏耐心。而在华盛顿这样的笨蛋却是多如牛毛。而且，他对自己也是令人吃惊地严厉。

四年前，他忽然认为自己从四岁以来，就一直在玩钢琴浪费时间。当时，他下决心再也不掀开他那架钢琴的琴盖，而且显然一直遵守着誓言，丝毫也不管自己在作这个决定时喝得多么醉醺醺。不过他却是一个充满灵感的老师，如今他已有许多学生在音乐领域取得了相当的成绩。他认为自己既然不能成为一个大师，那么他所能做的最好的事情就是指导那些具有才华的学生。她尊重、崇拜他，也许还有一些爱他。她不知道……

酒吧里另一个男人公开用眼睛对她献着殷勤。她知道这是大多数男人惯用的伎俩，尤其是在他们喝了太多酒之后。但她并没有对这份殷勤完全置之不理。莉迪娅已经四十岁了。她曾结过一次婚，不过那还是在她二十一岁时。她是在音乐学院遇到那个男人的，当时他是一个前景光明的弦乐演奏家。那次婚姻维持了两年。

说实话，她很喜欢自己看上去的样子。由于遗传的原因，她



有着高挑、灵巧、不失丰满的身材。为了保持这样的体型，她有一个定期的锻炼计划——并不很剧烈，只是坚持不懈。

莉迪亚和克拉伦斯都有着苏格兰血统。她的祖先可以一直追溯到因弗内斯(苏格兰北部港口城市)，而他则可追溯到南边一些的爱丁堡。因为皮肤白皙，从没有人怀疑过他是苏格兰人。而她的皮肤却出奇的黑，不时被人误认为是犹太人或意大利人。她厚重、粗黑的头发看去像一堆马鬃，面色也有些发暗，这大概要归结于她家族中也有一部分法国血统。

她又抿了一口白兰地。“知道我想做什么吗，克拉伦斯？去听听爵士乐。”几年前，她对爵士乐产生了浓厚的兴趣，而且变成了一个狂热的唱片收集家。她曾试图劝说维罗尼卡相信，爵士乐是美国惟一的真正艺术形式，而且卡德威尔艺术中心应该安排爵士乐演奏专场。不过要想转变维罗尼卡·卡德威尔的观念需要一个漫长的过程。“走吧，蒙特·亚历山大今晚在布鲁斯街有演出。”

于是他们又去了乔治敦的爵士乐俱乐部。听完演出后，他把她送回了离俱乐部不远的家。那是她四年前买的一所高级住宅。

“进来坐坐？”她问道。

“呃，我今天背有些疼……”

“哦，快闭嘴，跟我进来。”

“唉，你们这些现代女性啊。”他说着，伸出手抱住了她，同时心中念道：“上帝保佑你们。”

第二天清晨，在把他送出去之前，她软硬兼施地使他答应带她一起去参加卡德威尔参议员的庆功宴会。

他不情愿地点点头，吻了吻她，说道：“怪不得人们总是跟我说，什么事情都要付出代价。”并在她还来不及给他一顿狠揍前，匆忙逃离了那所房子。

倚在关好的门上，她忍不住微笑了。多么美好的一夜……和一个好男人。生活本来会糟得多的……

举行宴会这天的情况果然证实了莉迪娅的想法。生活真的可以变得很糟。整整一天办公室里的工作都令人极其沮丧。那个固执的客户似乎一心一意要使自己一败涂地……她几乎想要起诉他，而不是去替他辩护。开车回家的路上，她突然意识到在克拉伦斯开车来接她前，她可能已经没有时间换衣服了。

她冲进房门、扒掉衣服、匆匆洗了个澡，然后朝衣橱走去。她挑了一条光滑的黄色晚装，前胸和后背都开得很低。她只涂了口红，头发在脑后挽成一个髻，脖子上戴了一个简单的金项圈。床头的闹钟显示着六点一刻。还有十五分钟。《持家理财》、《男士》和《新闻周刊》已经送来了。她匆匆扫了一眼它们的封面。《持家理财》封面上的一条简介说，读者在本期杂志中可以看到对“华盛顿第一艺术夫人维罗尼卡·卡德威尔”进行的采访。

她正打算去看看这篇报道时，门铃响了。她起身去开门。

“你好，我正打算看一篇对维罗尼卡的报道。”

“你可以带着它，”他答道，“可以在车上看。这样聊天时你就很有谈资了。”

“哦，闭嘴。”她说着笑了起来。但她还是照他说的带上了杂志，并在乘车去宴会的路上读完了那篇报道。

他在停车场转了两圈才找到一个空车位。停好车后，他走过来给她打开了车门。